

虚幻OR 存在

XUHUAN OR CUNZAI

金文选◎编著

UFO是没有国界的，UFO研究却具有各国不同的特点。忠实于飞碟观的人们认为，目击次数的减少是因为UFO处于周期性低谷。研究者没有错，只是站的角度不同而已。从虚幻的角度，会有不同的学说，从存在的角度，又可归纳为另外几种学说，对于UFO爱好者来说，是虚幻还是存在，心中自会有定论，你站在哪一方，我们都认为可以。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Mercury
Venus

Earth
Mars

Jupiter

Satur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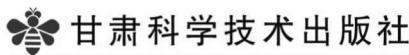
Uranus

Neptu

• 探究式学习丛书 •

虚幻 OR 存在

石 阳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虚幻 OR 存在 / 石阳编著. -- 兰州: 甘肃
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 1
(探究式学习丛书)
ISBN 978 - 7 - 5424 - 1616 - 2

I. ①虚… II. ①石… III. ①飞盘—青年读物②飞盘—
少年读物 IV. ①V11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9430 号

责任编辑 刘 钊

装帧设计 林静文化

出 版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0931-8773237)
发 行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联系电话: 010 - 61536005 010 - 61536213)
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 × 1020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50 千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 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424 - 1616 - 2
定 价 23.80 元



目 录

第一章 遭遇 UFO：不可知的命运	001
第一节 救助：无心的善行	002
第二节 没有来由的伤害	007
第三节 缘自外星人的死亡	017
第四节 空中邂逅：主动权不在我们	023
第二章 UFO 面面观：各取所需	032
第一节 冒牌的遭遇者	032
第二节 科学研究：从否定开始	037
第三节 理性的责任：开放性视野	042
第三章 UFO 的哲学：一个全新的世界	050
第一节 UFO：未来与过去的混淆	050
第二节 高能信息：看不见的力量	055
第四章 否定之否定：不能说服的双方	064
第一节 科学：不肯定即否定？	064
第二节 定势思考：谁说了算	069
第三节 科学模式与群众信仰	073
第五章 正反飞碟活动家的对抗	080
第一节 新飞碟学家：反讽的思考	080





第二节 新社会学：推论艺术	086
第三节 交锋：从一封信开始	089
第四节 流言止于智者	095
第六章 外星解释 N 次方	104
第一节 地球的别类文明	104
第二节 生命现象的特射	109
第三节 物理学家的最爱	112
第四节 心理幻觉：最常见的解释	116
第七章 地外文明：伸向宇宙的深处	121
第一节 地球：人类与外星人的舞台	121
第二节 金星：湮灭的文明	125
第三节 火星：生命的另一个落脚点	129
第四节 月球：生命最近的延伸	132
第八章 时空旅行：碰巧打开另一个世界	140
第一节 另一个时空的窗口	140
第二节 费城试验及其他	145
第三节 一花一世界	150
第四节 大自然的密语	154
第九章 平行世界与时空隧道	162
第一节 魔鬼与猫	162
第二节 双向时间	168
第三节 时间隧道	171
第四节 多维世界	174
第五节 黑洞：时间旅行者的通道	178
第六节 “多弦” 宇宙	183



第一章 遭遇 UFO：不可知的命运

在第二类或第三类与不明飞行物的接触中，有许多物理学、精神学与身体医学现象，不管是由于和未知物体进行较量所招致的外伤，还是在车辆上出现的线路故障。

除了身体上的轻微不适外，还会产生一系列更为严重的后果，有些后果是由环境对神经的刺激引发的，甚至会导致死亡。美国研究不明飞行物最重要的私人组织——MUFON 共同的飞碟网组织，将后果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身体上暂时的轻微不适。瘫痪、头昏眼花、恶心、头痛或偏头痛、发热感、短暂的失明、鼻子出血和轻微的烧伤等等。

第二类：同样的症状，但是病情加重，病程延长，皮肤上的病变损伤严重，与身体经过辐射后的结果相似，病情发展为已知和未知的病理学现象（癌症、贫血等等）。

第三类：由“劫持”和假想的体内“移植物”引发的肉体和心理上的症状。

在许多著作中充分发挥了的复杂的“劫持”现象，我在这里不再提及。我感到惋惜的只有一点，10 多年以来，在人们的头脑中，“劫持”现象掩盖了不明飞行物对人类造成其他形式的精神伤害。

与“劫持”事件不同的是，使人体遭受痛苦的严重的精神伤害不像是有组织的行为。正如飞机的攻击行为一样，精神伤害事件中最常见的往往是孤立的、没有经过事先策划的事件。施行这些精神伤害的



“人”对此并非不那么情愿，光线之所以准确地投射到受害人的身上是为了不让他们对此产生怀疑。同时，还有那些不杀人反而给人治病的案例……

正如约翰·F. 舒斯勒所说：

“为什么不明飞行物要在这儿侵犯人而又在那里治病救人呢？对这个问题，我们没有找到答案。与不明飞行物的遭遇是无法预见的。它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能发生。不明飞行物给人造成的伤害也是无法预料的，所占比重也轻。因为这些事件总是在人们最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发生，调查人员也就总是对此毫无准备。而且由于这一现象的实质，直到现在医务人员也缺乏治疗它所必要的知识以及治好飞碟给人带来的伤害的希望。”



第一节 救助：无心的善行

消失的伤痕

1958年5月13日，威廉在阿尔及利亚服军役，触上地雷引起爆炸，受了重伤。他在昏迷状态下度过了整整24小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从一家医院被转往另一家医院。在1958年10月他复员时，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站立，右脚无法着地，也不能自如地使用右手。

1968年10月29日，他在法国南方的私人住宅里劈柴时，不小心被斧头又砍伤了那条腿。因为伤势严重，他不得不卧床2天。

11月2日的早晨，他被14个月大的儿子的哭叫声闹醒了。他拖



着不灵便的腿走到了儿子的卧室，看见从窗外射进了一束光线。在给孩子喂奶以后，威廉打开了一扇落地窗。他看见远处有两个唱片状的圆形物体，上部是白的，下部是红的。吓醒了婴儿的光就是从这两个飞行器里射出来的。

威廉看见它们互相融合，合二为一，成了一张大“唱片”，他惊呆了。飞行器朝着他的这所房子射出了宽宽的一道光束来。接着，威廉听见了超音速飞行器脱体波的冲击声，然后飞行器消失了，身后留下的一道白色的尾迹收缩成一个亮点。

事后，威廉凭记忆画出了他刚刚看到的情景。他把这件事讲给妻子听时，妻子提醒他注意，他腿上的伤口没了。

后来，战时留下的那些伤痕也奇迹般地消失了。

11月18日，一个红色的三角形印记出现在他的肚脐周围，三角形的高度为17厘米，底边为15厘米。后来，这个离奇的印记不停地出现了又消失，消失了又出现。

尽管威廉总是在逃避公开此事，但研究人员埃梅·米歇尔和雅克·瓦莱，还有几个医生都研究了他的病例，医学界感到困惑，UFO学界也不理解。实际上，那个红色的三角形印记也会在他儿子的肚子上出现。此外，威廉的那所房子成了迷信说法里的吵闹鬼制造各种噪声的活动场所。威廉的妻子不得不面对其他种类的类不明飞行物的示威活动，而且三番五次地接待一个奇怪的来访者，此人似乎详细地了解了最原始的那些体验……

1968年11月1日的夜晚，一个男人看见两个不明飞行物在消失之前合并成了一个。稍过片刻之后，他极为惊讶地看到他为之受了10年苦的疾病——轻度偏瘫在半边身体上出现的局部偏瘫，有时有一块或几块肌肉出现暂时的麻痹现象。——在5分钟之内就除了病根，还见到3天以前的一个伤口在一瞬间有时也发生过轻偏瘫自行消失的事情，但它肯定不属于我们这儿提到的情况，就愈合了。就像威廉一



样，几年之间他见到一个淡红色的三角形印记在他的肚脐周围时而出现，又时而消失……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例子。1965年9月3日，得克萨斯州的一个美国副郡长在遭遇不明飞行物时，被一条钝吻鳄咬伤的伤口一眨眼的工夫就愈合了。另外，1961年3月的一天，一个叫弗雷德·怀特的人在英国的达勒姆附近见到了一个表面像金属的飞行器飞过，该物体向地面投射出一束暗绿色的光之后，他的不治之症奇迹般地消失了……

但是，碰到不明飞行物之后出现上述奇迹的能有几个？而造成精神创伤及身体伤害的又有多少！

相继发生的这些奇迹开始于1947年。当时，官方首次认可在报纸上发表了有关UFO的文章。



失踪的伤口

1972年11月19日，打字机修理工彼得·科斯纳开车返回伊塔佩图纳，同车前往的还有他的朋友、拳击手埃尔维奥·皮基。上车不久，埃尔维奥·皮基呼呼大睡起来。彼得·科斯纳忽然看见了那个“神秘的物体”向他的汽车靠近过来。他开始拼命叫醒他的同伴，但毫无结果，埃尔维奥·皮基睡得像死了一样。彼得感到自己就像一个正在进圈套的猎物。他极力想逃脱这种命运，却无能为力。他几乎失去了对汽车的控制，车子驶离了公路，输电系统被撞毁了。即使这样，皮基还在沉睡中。这时，“神秘的物体”逐渐地向路旁降去。

彼得回忆道：“我汽车的门自个儿打开了，真是太奇怪了。有一束强大的光不可抗拒地把我吸向光源（一个机械装置）。这时我感到自己已经完全瘫痪了，竟然自然而然地向空中腾起。我十分‘自在’地进了那个装置里面，就好像回到我家里一样。在中央有一张桌子，我不知怎的一下就躺到了桌子上，两条腿悬在半空中。一台机器出现



在我的右边，有两只爪子一般的东西向我降下，一个爪子抓住了我的手腕，固定在桌子上，但一点也不疼痛，另一只爪抓住我的肱二头肌。一个灰黑色的橡皮管子给我的胳膊注射一种液体，针就扎在肘的上部。“三个矮子”（他们一直是三个人）切开了我的手臂，可我一点痛苦也没有。只是当我看见他们把我的血注入一个20多厘米高的极细的管子时，我才明白他们刚才的用意。接着，机器就退走了。

“我站了起来，‘三个矮子’给我指了指挂在板壁上的两张图片：一张是地图，另一张是一幅原子弹爆炸的照片。当他们指第二张图片时，他们手舞足蹈，东摇西摆，但不出一点声音。然后，他们又指了一下医院里常见的氧气瓶一样的东西。这时他们又跳个不停。那东西雪白的颜色，好像是镀银的。我什么也没有懂。他们不想跟我说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一句话也不跟我讲。我自己也没有向他们说什么，其实，我也记不清自己是否想同他们交谈。后来，我在警察局曾设法在地图上找出那三个矮人让我看的第一张图片上的那个地方。那是澳洲北部的一个地方。

“最后，我离开了那个物体，但我想不起是怎样下来的，大概是同我进入时那个神秘的方式一样吧。我完全给弄糊涂了。”

这时，埃尔维奥·皮基醒过来了。他发现彼得倒在车里，脸上充满着异常惊慌的神情。而且彼得的胳膊上还有一个十分奇怪的伤口。车子斜躺在公路的一侧。皮基的第一想法是：“大概是出了车祸了。”

我抓住彼得的胳膊，感到他完全垮了，神色疲惫不堪。这时有一辆公共汽车从公路另一头开来，皮基招呼它停了下来。

汽车把彼得送到了伊塔佩图纳的桑杜医院急诊室。医院的医生诊断，他有Ⅲ度烧伤（像被火或开水烫伤一样），并为此给了他相应的治疗。据接诊大夫说，如果治疗恰当的话，这种伤口需要一个星期才能治愈，而且还会留下一个明显的伤疤。可是，第二天，大夫再次查看彼得的伤势时，他大吃一惊：烧坏的伤口神奇地不见了，只是在原来切开的



地方留下了一个 V 字形的伤痕。因为头一天为彼得的伤臂照了相，所以相隔不过只有 10 小时的康复，就显得极不正常。伊塔佩图纳警察局技术部又为他的消失了伤口的胳膊拍了照，这期间当地医院还召开了特别会议研究这个现象，但没有得出任何结论。最后他们下的结论是：“这是我们医学史上所没有见过的病例，目前还无法解释这种病状。

治愈癌症

几年前，飞碟学家进行的一次催眠实验表明，光束确实具有治疗功效，被劫持者也经常这样描述。有一名美国中年妇女亲历者叫爱琳，她患了不治之症胰腺癌，已被医生判了死刑。她准备在病房那极度悲痛绝望的气氛中度过自己的余生。

突然有一天，爱琳的病房走进一名年轻的新医生，住院处医生向爱琳引荐了这位年轻的新医生，并对她说：“这位新医生想为你做一次检查，以便为你进行化疗。爱琳似乎很奇怪，因为仪检医生经常为她进行这种检查，并早已确诊她定死无疑。”

爱琳心想：反正要死的人了，随他怎么检查，于是，便同意再做一次检查。这位新医生浅色头发，蓝眼睛，目光锐利。他从兜里掏出一种仪器，它很像一支圆珠笔式的袖珍电筒。该仪器打开时，从里面射出一道红蓝相间的光束，光束开始在爱琳的胰腺部位移动。当爱琳对此表现出兴趣时，新医生向她微笑着点点头。

然后，新医生走了。第二天，爱琳把那名新医生不同寻常的来访经过讲给仪检医生听。在住院处医生打算给爱琳办理出院手续之前，仪检医生走了一下形式又给爱琳做了一次检查，就在爱琳出院几天后，她得知一个令人费解的爆炸性消息。仪检医生打电话告诉爱琳：出院前的那次仪检，没发现任何癌症迹象。他认为，这次检查出现误检，并让爱琳重返医院再接受第二次检查。爱琳来到医院后接受全面



检查，检查结果表明，爱琳已是个绝对健康者。

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当爱琳被外星人劫持时，才进一步证实那名年轻的新医生就是外星人。他借助传心术对爱琳说：“你的时代还尚未到来。有时，外星人拯救这样一些人的生命，外星人决定监视这些人并帮助他们完成心灵升华。”

第二节 没有来由的伤害

放射线辐射



美国《科学》杂志 1886 年 12 月 18 日，发表了美国驻委内瑞拉马拉开波领事的一封来信，它的内容定会让许多读者吃惊：

美国《科学》杂志编辑部：

下面的这个小报告，关系到最近的一个离奇的大气现象，它也许会让你们的读者感兴趣。10 月 24 日，有暴风雨，一个九口之家睡在离马拉开波几千米的一个小木屋里。全家人被一阵沉闷的嗡嗡声和照得屋子雪亮的一道耀眼的光给弄醒了。他们吓得要命，以为世界末日已经来临，合家大小全跪在地上做祈祷，但却立即被打断：当时他们的上身产生浮肿，主要在脸部和嘴上。

要注意的是，那道耀眼的光并不带有任何灼热感，尽管从表面上看，空气中有一股怪味的烟。第二天早上，浮肿消退了，在脸部和身体上留下了大片的黑斑。他们没感到任何特别的疼痛和不适，一直到第 9 天，开始脱皮，脓疮也变成暴露的创伤。直接暴露在那道光下的那一侧头发开始脱落，身体那一侧也感染得最严重。在这一现象中值得



注意的是，那所房子绝对未遭破坏，事件发生时门窗全都关闭着，其余部分也没见到任何雷击的痕迹，所有的受害者均未听到爆炸声，只有已经提到过的沉闷的嗡嗡声。另一个奇怪的情形也令人称奇，第9天以前房子周围的树木没有任何变化，但从第9天开始，它们都很快地枯萎了，而且几乎波及房子周围所有的树，树上的创口都冲着房子。这也许是巧合，但是看到人体和植物的组织以同样的方式在同样的时间里对雷电起反应还是令人惊讶不已的。

我在医院里看望了那一家人，虽然从外表看上去非常可怕，他们还是盼望这些创伤不会危及生命。

签名：沃尔特·科格威尔，美国领事。

马拉开波，委内瑞拉，1886年11月7日。

无人知晓该现象从受害者那里得到了什么，但是令人害怕的是美国领事未能如愿以偿。因为，人们提供的有关病变的确切资料让人几乎没有产生错觉的可能：九个人所遭受的很像是强烈的辐射，而且更接近于原子辐射而不是电的神秘效果。应对没有其他见证的这起令人难解的伤害事故负责的人不应该掩饰这一事实，那阵沉闷的嗡嗡声和那道闪光证实有一个飞行器飞越了那所小木屋——目前从技术上来讲，我们无法造出这样一个飞行器来，尽管这会让那些相信《“征服者”号，罗伯特》(在《“征服者”号，罗伯特》一书中，儒勒·凡尔纳塑造了一个天才的工程师罗伯尔的形象。他发明了一艘介乎于大帆船和直升机之间的空中飞船，命名为“征服者”号)存在的人不高兴……

伊泰普堡事件

那天凌晨2:00，驻守在巴西伊泰普堡的两名哨兵看到头顶有一个耀眼的发光体。起初，他们以为那是一颗来历不明的流星。但他们很快就发现那个发光体以惊人的速度径直朝城堡飞来，等它飞离他们



还有 300 米的距离时，突然减低了速度，然后缓慢地降下，杳然无声。

飞行物四周是一层橙黄色的光，透过光线，两名哨兵清楚地看到了飞行物的形状。那是一个圆形物体，直径在 30 米以上，飞行操作十分准确。

毫无声息的圆形发光体降至 50 米高空时，突然悬停在城堡上方。两名哨兵完全置于橙黄色光的照耀下，他俩吓得呆若木鸡，僵立在巡逻的小道上。他们各自都背着一支轻机枪，但谁也没有想开枪或发出警报。他们听到头顶上那个圆形飞行物发着一种轻微的电动机般的低沉的隆隆声，紧接着空气中出现了一股烫人的热流，而且这热流突然变得十分强大。可是，他们既没有看见火焰，也没有发现火花。

两名哨兵顿时感到身上火燎似地痛。其中一个不久就两腿发软，倒卧于地，不省人事。另一个痛苦得大声喊叫，出于害怕，他赶忙躲到哨所附近一门大炮掩体里，他的呼喊惊醒了守卫城堡的驻军。但当人们走出营房时，所有的灯都暗了下来。城堡里面涌进了一股不太炽烈的热流，但在那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这股莫名其妙的热流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恐慌。

1 分钟以后，热流消散了。所有的灯一齐亮了起来，一批批士兵整队跑向各自的战斗岗位，他们看到一个不明飞行物以极大的速度升向天空，消失在远方。



发光的夹子

正如巴西的伊泰普堡事件一样，除了飞碟的解释外，人们至今还拿不出任何合理的解释来说明孩子着火事故。外星来的陌生力量可能是出于肆虐才向人们发动进攻的吧，然而许多无伤害记录的案例又否定了这种假设。

美国佛罗里达州迈尔斯堡有一位饲养狗的农场主，他的名字叫詹姆斯·弗林。1965年3月14日，他在训练了狗以后夜宿在埃弗格莱兹，子夜刚过，他看见一个极亮的发光体降在1500米远的地方。起初他以为那是发生故障的飞机，但他还是开着四轮载货汽车朝那物体靠拢过去，等他离发光体还有400米时，他就跳下车步行过去。

走着走着，他看清那不是一架飞机，而是一个圆锥形飞行器，它悬停在离地面几米高的空中，宽度有25米，高度约8~10米。上面的四排舷窗清晰可见，从里面透出黄光，那物体一点声音也没有。

弗林继续向前走去，此时他听到一种马达的隆隆声，但看不见上面的设备和机组人员，他隐约看到窗子后面有一块指示板或隔板之类的东西。

几分钟以后，弗林又朝前走去，他沐浴在强烈的光芒之中。他举起一只手，想向对面可能存在的人发出友好的信号。此时，他看见飞行器的下部一个窗口伸出一把发光的夹子。弗林的额头被光击了一下，立即不省人事了，倒在地面。

当他醒过来时，几个小时已经过去了。他的眼睛几乎失明，一看见光就感到强烈的刺疼。不明飞行物悬停的地面被烧焦了，附近的树梢也被烤枯了。

弗林好不容易开着车返回了迈尔斯堡，他在那里住了5天医院，除了受惊和额头的伤痛外，医生检查出他的肌肉反应有些迟钝。

猫捉老鼠

UFO学在巴西最令人吃惊的一份报告当然是“苏巴”，当地人对不明飞行物的称呼。追赶UFO的故事。雅克·瓦莱和鲍伯·帕特做了实地调查，对这件事做了跟踪了解。

地点在大西洋沿岸北部，位于巴纳伊巴城和亚马逊河口之间。到



了亚马逊流域的边缘，我们已身处现代文明之外。在那儿，打猎和捕鱼是维持生存的事，并非消遣，因而夜间去捕猎对一个勉强养家糊口的人来说是常事，他们经常整夜整夜地待在距地面三四米高的吊床上，备有手电筒以发现猎物。

可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一天，这些猎人成了“苏巴”，这种既非人也非动物的食肉者的猎获物。

很久以来，巴西的东北部地区就是发光的空中幽灵出没的地方。它们好像千方百计要吓唬和虐待地球人，有时长达几个小时。

住在这个森林覆盖的辽阔的赤道地区的居民们相信，这些幽灵经常受一个光源的吸引和诱惑：如烟、火柴或手电筒。无论在什么地方，居民都会感到自己日日夜夜受到比自己高级的东西纠缠、影响，跟他们闹着玩，而且毫不犹豫地攻击他们。

1981 年 2 月的一个晚上，希科·加玛的冒险经历就是不明飞行物在这个地区显示威力的好例证。

那天晚上，农业工人希科·加玛在大西洋海岸的一个海滩上，离弗尔塔勒扎不远的地方。他带上渔网，想捕点鱼改善家里的伙食，他利用月光做准备工作。将近凌晨 2:00，一道红光从天而降，照在他的身上，使他浑身颤抖。他抬头发现那束红光来自空中一个圆圆的紫红色的飘浮物。吓坏了的希科·加玛跑向最近的一片小树林里，但那个东西一直跟着他，不断用它的红光照他。

这个猫捉老鼠的游戏持续了 3 小时，希科·加玛跑得筋疲力尽，整整一夜都在恐惧之中。他深信这个游戏玩腻时，飞行物就会用它的射线将他杀死。

然而，当太阳升起的时候，这个东西突然停止了它的追逐，消失在天空中，扔下了精疲力竭、几乎昏迷过去的希科·加玛。他硬撑着回到家里，并在床下躲了很长时间，向家人讲述所发生的一切。2 天以后，他病了，背部及胳膊上的皮肤就像得了日射病一样开始脱落，



他的头疼了一个月，而且不停地出汗。

鲍伯·帕特在事发5年之后的1986年，见到了希科·加玛——一个仍然恐慌不安、神经质的人，至今有时还要藏到床底下去。希科·加玛的女儿对鲍伯·帕特说，父亲晚上不敢出门，有时还害怕一个人待在外面。

不明飞行物没有杀掉他，但是他最终却败在了他自己的生活中。

幻象

与不明飞行物有过近距离遭遇的证人们通常头脑中都会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因为这些现象与已知的现实世界发生了剧烈的碰撞。

有时候，它们变成了噩梦或者是纠缠不休的可怕的幻象，在受害人身上造成了严重的心灵和精神上的剧烈震撼。我要让怀疑论者给下面这个故事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来……

1988年1月20日晚，夜已经深了，费耶·诺尔斯先生和他的三个儿子肖恩、帕特里克和韦恩，他们的年龄分别是21岁，24岁和18岁。开着一辆福特汽车，行驶在西澳大利亚的两个小城市马都拉和埃克拉之间。要穿越无边的纳拉伯沙漠，没有别的路可走。

突然，在他们前方出现了一个大而发光的物体。福特汽车突然偏离了方向，错过一辆拖着旅行车的汽车，它正往相反的方向行驶。父子下了车，走向那个物体。但是出于恐惧，他们又回到车上，拼命地朝前驶去。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像一部充满悬念的电影，追踪开始了。汽车两次向后转，想摆脱不明飞行物，不明飞行物也一度似乎想放弃对福特汽车的追踪而去跟另一辆汽车，但它很快又返回，仍然飞到了这辆福特汽车的上方。

难以置信的故事于是发生了：不明飞行物轻而易举就追上了福特并落在车顶，然后把它吸到空中。